



六人话兔③

# 兔 娃

徐大为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曾在雁同记者站驻站一年。大同市委、市政府与雁北地委、行署的驻地都在大同。逢休息日,两边新闻机构的同行看我孤苦伶仃,常约我共餐。雁北地方的美食极丰富,及至目前,我对羊杂和黄糕沾肉的美味记忆犹新。但,有一种当地人极为推崇的食品,我却望而生畏。便是兔头。

所以不敢问津,除却兔头面相狰狞,更因为我属兔。每每看到托盘中一组组排列整齐的兔头朝着食客龇牙,便浑身不自在,生出许多联想。

雁北工作一年,新朋老友甚多,几十年过去,如今往来的也不在少数。祥夫即是其中一位。王祥夫先生早年间在文学圈便有盛名,我的三叔徐捷也曾在大同工作,也从事文学创作,与祥夫是挚友。我在太原日报社长期从事副刊编辑工作,所以很早便与先生有交集,及至驻雁北记者站,更是常去府上,享受他夫人烹饪的美食。如此说来,我们应是两代的交情。后来,祥夫的画技也是了得,每逢来太原开会,酒酣时便向大伙儿宣布,一定要为我们一家作一幅“三兔图”。

是的,我们一家三口都属兔。

我与内人是大学同班同学,彼时高考恢复不久,全班31位同学,入学时,年龄参差不齐,年长者25岁,年幼者15岁,同一个属相的并不多。我和她,都属兔,且是同月出生。毕业成家后,好多人说,两个弱势动物结了对,很吉祥。巧的是,我们的儿子恰也出生在农历兔年。且我们三人生日还非常接近。我青年节出生,儿子儿童节降临,内人生日在我们之间。儿子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兔娃”。

兔娃性格柔弱内向,好多个夜晚,他突然从梦中哭醒,内人和我慌慌地跑了去抚慰他,儿子说做了如何如何可怕的梦。我们想,这孩子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。

许多人说这孩子极有福份,边说边拨弄儿子的两只招风耳朵。国际儿童节,数不清的孩子欢腾雀跃时,他赶来凑这份热闹。人们常对他说,看,全世界的小朋友都为你庆祝生日呢!更有人说我们是完成了从兔子结对到成群的伟大工程,必定会“一窝兔,富中富”,又说别人家是“狡兔三窟”,你们家是“三兔一窟”。

兔娃懂事早,很学会了商量着办事。带他去商店,小食品琳琅满目的柜台前站了,一声不吭地瞅。我们说给你买一些吧,他仅选一种,拿到手后满脸负疚的表情,说爸爸妈妈又花了你们好多钱吧!儿子从来不和别人论长短,全没有一些同龄孩子的张牙舞爪和不可一世,即使在幼儿园里过热闹的集体生活,也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在角落里坐了,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。内人悄悄对我说,这

孩子心事重呢!也有朋友告诫我不敢总让孩子这样,怕是将来没出息。

兔娃的名字很简单,单一个“然”字。名字是我和内人商量后决定的。长辈们破天荒将这个权利给了我们,认为我们这辈子只有一次为自己孩子取名的权利。取名为“然”,是因为我们希望儿子一生行事自然,归于自然。家人知道后,纷纷说这名字太一般了。一般就一般吧,反正后来是正式使用了。

你喜欢什么呢,想学点什么呢,我俩经常问兔娃。别人家的孩子学钢琴学舞蹈学绘画学得不亦乐乎,儿子却无此雅兴。我们想,说不定兔娃感激他的父母没有给他套上那些枷锁。儿子也有他喜欢的活动,静静地坐着看“动物世界”和动画片,或随意画他想象中的一切,这个时候,他不愿被任何人打扰。因了他的文静,经常有人问他:“喂!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?”儿子不作声,定定地盯住对方,看得问他的人都不自觉哈哈笑出声来,儿子狠狠瞥他一眼,快快走开。

那年我拔河时扭伤了脚,内人又远在外地学习,夜里疼得呻吟起来,儿子惊醒了就说爸爸你不要去想它快睡吧睡着了就不疼了,后来干脆就睁着两只大眼睛陪我到天亮,自己穿了衣服敲开邻居的门央求快救救爸爸,其时兔娃也不过5岁。

有时我觉得真对不起儿子和内人。他出生时我正环郊采访,两月里荒山野岭跋山涉水寻不到归途。五天后我去医院,一个皮肤皱巴巴红里泛黑的小人儿襁褓中躺在内人身旁,内人眼里涌着盼望和胜利的泪水,我和她拥抱生怕压着了那小东西,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周围的人都跟着眼圈发红。

我没听说过哪个孩子会因出生时父亲不在场变得愚笨。兔娃虽生性内向却乖巧聪明,经常拾了菜刀取了面板又是切菜又是擀面,我跟他打趣:“然然,你为什么学做这些呀?”“饿死了就什么也做不成了!”儿子说完,依旧沉着地去擀面去切菜。

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个儿子,常常紧搂了他说话爸爸一直以为会是个女儿呢,夏天的时候给他穿一件太阳裙多么漂亮。兔娃不计较地说爸爸你可以和妈妈再给我生一个小妹妹呀。

兔娃出生后的第二天夜里,同事们千辛万苦打电话在一个乡政府找到我,我光着脚冲过三道门的套院到接线员那里听电话,问内人可好孩子可好是否都安然无恙,声音哽咽对方也忍不住激动非常,若干人一个一个在电话里为兔娃取名。突然有人问我你怎么不问孩子是男是女,然后



神秘兮兮告诉我孩子长了一个小鸡鸡。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说了一天一天长大的儿子,兔娃听得两眼泪汪汪,问我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吧,那些叔叔阿姨他们现在还活着么?

真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个做父母的不疼爱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儿子的祖辈们看着他们的第三代在自己的面前走来走去,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从未有过的骄傲。某日我看着可爱的儿子终于忍不住在他俊俏的小脸上咬了一口,儿子喊疼,眼泪簌簌地淌下来,我内疚地说儿子别哭爸爸太爱你了才咬你。儿子便不哭,也要咬我一口,我说你怎么可以咬爸爸呢?他难得地笑了:

“爸爸,我也太爱你了呀!”

兔娃读大学时已高过我半头,英俊潇洒的样子超过了年轻时候的我。大连外国语大学与日本国交流留学生,儿子是其中一名。我从太原飞大连,周水子国际机场送他远行。儿子是留学生队长,清晨的霞光中急急忙忙地给同学们叮咛注意事项,全然忘了老爸立在他身旁。别人家大人孩子唏嘘抹泪好不惺惺,儿子却没事人一样。

之后推了笨重的行李进检疫口办登机手续,我以为与他这山高水长,谁知一会儿儿子跑出来说明行李超重须交付人民币,取了钞票用坚实有力的臂膀拥抱我:爸你平平安安回太原,和妈妈保重身体别牵挂我,去日本读书不过是换了这个地方。

如今,兔娃早已学成归国在京城工作,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坚守着凌晨第一个为父母祝贺生日的习惯,事业心极强的儿子从来不会因忙碌而忽视对父母对姥姥奶奶的关心,常常会大包小包寄来礼物,食品服饰鞋子提包还有各种电子产品,每一件物品都浸着儿子对我们的爱意。虽然他远在千里之外,但我们依然是温馨的三兔之家。

祥夫先生一言九鼎,尽管距他酒席上宣称为我们家作画过去了许久,三兔图的承诺还是兑现了。我将画作宝贝似的带回家,内人打开一看,满脸疑惑望着我,这是三只兔子么?

那天内人在我手机上查询儿子的新电话号码,好一阵子也找不到,待我告诉她后再查,名字却是“亲亲的兔娃”……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文化学者。太原日报社副总编辑,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。)

破  
冰  
迎  
春  
归

立春时节,黄河湾。  
风在刮,冰在响。  
随着冰面的破裂,粗犷的吼声喷薄而出;春天  
醒来吧——

冰面的窟窿越破越大,吼声越来越高:  
春天门开啦!  
春天回家吧!  
破冰,破冰!一群  
腰粗膀圆的彪形大汉,  
持钢钎,舞棍棒,砸的  
砸,撬的撬,化作一幅碎  
裂黄河坚冰的雄浑画作。  
这画面雄壮豪迈,  
看一眼,就像是一碗火  
辣辣的酒咕咚咚下肚,  
滚烫了脸颊也滚烫了  
胸膛,只想甩掉帽子,扔  
下棉袄,扎进破冰的人  
群中干他个满身大汗!

这是何处?

你一定听说过鹳雀  
楼吧。“白日依山尽,黄  
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  
更上一层楼。”就在此地,  
更上一层楼,朝西南眺望,  
夏日的滚滚波涛不见了,  
黄河不黄了,变白了,白得像  
落下九天的银河。黄河就在那  
个西南角里拐了个弯,  
朝大海蜿蜒而去。目光  
锁定河湾的边沿,那里的  
袅袅炊烟定会缭绕进  
你的眼眶。炊烟生根的  
地方,镶嵌着一个偏远  
得似乎可以忽略的村  
落。但看见这破冰的场  
景,从此想忽略也难  
了。记住吧,这里是山西省永济市的长旺村。

春江水暖鸭先知,黄河水暖草先绿。紧靠黄河的长旺村,乡亲们早早就看到了鲜嫩的绿草。别看这春色不多彩、不纷纭,没有花开时的五颜六色,仅仅只是一色翠绿,却让人爱得像是抱着襁褓里的婴儿,一刻也放不下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份纯真的爱心,尽管长旺村的春色来得比别处早,可乡亲们总嫌迟,早早就想冰消雪融,将漫长冬天里被严寒覆盖的生机释放出来。

是啊,春天一到,雪化了,冰消了,冻土如铁的大地松软了。不待百花竞艳,就可以赶着黄牛犁地播种了。撒下的种子,收获的是粮食,是棉花,是围巾粮冒尖,是身上衣服暖,是一家人欢乐的笑颜。无数个冬夜里的美梦,早就与春天交融在一起了:地已耕好,肥已施足,种子躺在地里面舒服得使劲儿往上涨,长得小麦金黄金黄,长得棉花雪白雪白,长得豆角好长好长,长得西瓜好甜好甜……这哪是做梦,分明是农人在早早谋划春天、构思春天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早筹措,早动手,把一冬天积蓄在血脉里、骨骼中的劲头释放出来,才会有好光景、好日子。人勤春早,这是祖祖辈辈的信条。那不仅是书页里记载的文字,更是黄河湾里令人陡生豪情的生动场景——

破冰迎春归!

抡起钢钎破冰,挥舞棍棒破冰,硬生生把河面覆盖的冰打破,戳开一个大窟窿。看吧,冰下奔腾着滚滚激流,翻卷着腾腾热浪。那激流,那热浪,恰似春潮扑面而来。

突然,有人俯下身去,背起撬开的冰块,跑上岸去,边跑边喊:河冰破开了——

有人紧跟着效仿,不过他那举止更威猛,甩掉棉袄,光着膀子,背起冰块,跑往村里,边跑边喊:春天来到了——

光着脊梁的人们,背冰迅跑,竞相结队,呐喊声形成黄河岸边的第一波春潮。春潮震荡了村庄,惊动了暖屋里的老老少少。男男女女簇拥着跑到了村巷,看着光脊背冰的汉子,禁不住喝彩叫好。孩童们更是蹦蹦跳跳,手舞足蹈。几位年长的长者,激动地竖着拇指连声夸道:背冰!亮膘!

背冰!亮膘!

破冰年年干,背冰代代传,春潮岁岁涌,相沿成习,早已成为这里极具魅力的迎春风俗。

如今,这风俗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也就是在申报非遗项目的这一年,那口口相传多少代的话语需要凝结在纸面。“背冰”好写,“亮膘”则有不同见解。有人写“亮膘”,有人写“亮彪”。不同写法的人,后来握手言和,二者共存。亮膘,亮出健壮肢体!亮彪,亮出彪悍胆魄!踔厉奋发,敢为人先,攻坚克难,势不可挡!

岁月更迭,日新月异。如今这背冰非遗,更具时代风采。你看,他们来了——

一个个光脊梁的黄河汉,黄巾巾,绿短裤,背着红绸带拴牢的雪白冰块,好彪悍,好威武。最威武的当数背冰阵前的领头旗,莫说那旗有多长、有多宽,单说旗杆,那是一根撑顶瓦房的立柱,粗如木桶,重达百斤。若不是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豪杰,哪个扛得起这称世罕见的旗帜?只见阵前旗一摆,霹雳轰鸣,震耳欲聋,声浪直冲云霄。哈呀,背冰汉手中的锣鼓敲响了,这排山倒海之势,飞扬出石破天惊的豪气!

破冰迎春归,人勤春来早,黄河湾早早翻滚起春天的大潮。春潮汹涌澎湃,涌向五湖四海,涌向八方九州!



# 梨园蓓蕾花开可期

肖静娴



《水漫金山》剧照,左为扮演白蛇的严思莹(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供图)

来到这里,大量的剧目训练和演出实践,让他在理解剧本、塑造人物的过程中,提高了综合表现能力,也进一步发现基本功的不足之处。

他大方地告诉我,汇报演出结束后,老师给他作了总结分析,没发挥好的原因是劲儿没使匀,前面发力过猛,导致后面体力不支,手部动作变形。解决这一问题是他在接下来练习的重点。虽然每天清晨5点多起床,6点吊嗓练功,但他并不觉得枯燥,反而神气地说:“小时候认为跳街舞很酷,现在我觉得练武生绝技更帅!”

老师谭岩走过来,孩子们迅速收敛了调皮,认真投入到练习当中。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师,武生出身,十分严厉。他认为戏曲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,演到老,练到老,“一天不练自己知道,两天不练同行知道,三天不练观众知道。我平时严格,其实是在保护他们。”谭老师严肃地说。

正说着,两位女生走来,是17岁的严思莹和18岁的高美红,她们扮演白蛇和青蛇,戏里戏外都姐妹情深。

我清楚记得严思莹在《水漫金山》中饰演的白蛇,身段优美兼具气势。她也来自吕梁市艺术学校,专攻刀马旦,之前可以说没有任何演出剧目的经验,来到培训基地两年,已能够担当多部戏的主角。她还有一个清晰的目标,那就是从培训基地毕业后,继续读书深造,进一步学习戏曲理论知识,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,提高表演能力和创造力。

对剧本理解得越深刻,人物塑造得越传神,严思莹说:“有一次唱戏,竟把自己都唱哭了。”我不解,好奇地问:“哪出戏这样感人?”“是《打神告庙》里敫桂英被薄情的王魁抛弃后,在海神庙哭诉的那一段。”她详细地解释。我问唱词的内容。没想到,严思莹张开双手,绕起兰花指,声音洪亮地唱了起来:“我为他三年来把心费尽,又伴他读诗书昼夜不分……”只见她迅速进入状态,沉浸到角色的内心世界,唱腔和神态韵味十足,充满凄凉。“姐姐,明天上午我就要在晋商博物院演这出戏呢,来看我表演吧。”她邀约道。我会心一笑,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

翌日上午,春雪消融,风柔日暖,晋商博物院梅山厅里传来婉转悠扬的曲调,一场“免费送戏进景区”晋剧演出已经开演。依约而至的我,在台下落座。到第二个节目《打神告庙》,饰演敫桂英的严思莹登台。悲怆激愤的情绪从声腔中涌出,触动观者心生哀怜;飘逸华丽的水袖律动绵延,既是肢体表现力的拓展,又是人物内心情感的延伸,真美!

严思莹表演时看到我了吗?不得而知。我默默地告诉她:心无旁骛地演下去吧,演好戏曲道路上的每一幕戏。看,台下的观众越来越多,你不是踽踽独行。寒来暑往,花落花开,只要还在路上,有人陪你继续前行!

走出戏厅,四季常绿的青松旁,一丛落叶灌木的枝条上已然长出新芽。

记得小时候的夏天,太阳火辣辣的,蝉儿不停地叫着,仿佛在说:“夏天来了,夏天来了。”那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在树荫下乘凉,吃冰棍,听奶奶讲故事。奶奶讲的故事,我听得津津有味,仿佛身临其境。

夏天的晚上,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,玩得满头大汗,奶奶会给我们端来一杯冰镇的绿豆汤,那冰凉的感觉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夏天的雨,总是来得突然,去得也快。雨停后,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,玩得满头大汗,奶奶会给我们端来一杯冰镇的绿豆汤,那冰凉的感觉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夏天的雨,总是来得突然,去得也快。雨停后,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,玩得满头大汗,奶奶会给我们端来一杯冰镇的绿豆汤,那冰凉的感觉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